

# 十年前 SARS 袭来你在做什么

## 我彻夜站在警戒线边

—— ■王广胜(民权)

那一年,SARS 来袭,仿佛世界变了个颜色。当时,我在公安局交警大队办公室工作,由于警卫任务的繁重,办公室所有人员都被抽调到了一线,有的被派到路上为来往车辆消毒,有的派往车站协助医务人员检查乘客体温,而我被派到了外来归家人员观察隔离点。

当时,许多人归家心切,对于 SARS 疫情不管不顾,千里遥远非要回到故乡。按照规定,归家人员要在隔离点观察三天,然后才能回家。我们县城的隔离点设在了县体育场,在体育场内搭起了一排排的临时帐篷。那么多人住在一起,乱象可想而知,许多人想离开这里,早日回家,我们的任务就是看管住这些人,让他们老老实实待一段时间,确保没有发热症状再离开。

单位给我们发了眼罩、墨镜、口罩等物品,我们全副武装,实行二十四小时全天候执勤。我们一丝不苟,就那样彻夜站在警戒线边,不时跟隔离人员话交流,安抚他们的情绪,让他们配合好隔离工作。

执勤一天一夜后,我回家了,孩子张开手让我抱,而我却躲开到一边去,彻底洗浴消毒后,才把孩子扯在手里。岁月流逝,有些事情总在重复,经历了 SARS 的慌促,内心历练得强大了许多。禽流感来了,不管近还是远,貌似都不那么恐慌惧怕了。做好该做的一切,珍惜生命,足矣。

## 昨日之梦,让我拥有了一份从容与淡定

—— ■史久爱(民权)

十年前的 SARS,对我来说如昨日之梦,依然历历在目。

当时,电视新闻、报纸杂志上针对此疫情而日益更新的数字着实令人触目惊心。一时间,根据专家的分析与推荐,各大药店的板蓝根、口罩、消毒用品被抢购一空,许多商店停业,不少超市及娱乐场所关闭,原本热闹非凡的街市也变得冷冷清清。偶有几个武装得仅剩两只眼睛的路人 and 些许封闭得严严实实的车辆一晃而过,仿佛整个小城处处皆弥漫着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恐慌,令人窒息。

与此同时,幼儿园、学校也相继放假了,六岁女儿和四岁儿子的照管又成了一个令我揪心的问题。无奈,老公连夜从老家接回了婆婆,而婆婆一进门就好像对我喷洒在庭院及房间里的消毒液过敏似的,咳嗽不停,并责备我太大惊小怪了,简直把家弄成了卫生院,药味能呛死人。接下来,老人对我准备的板蓝根冲剂非但一口不尝,还反对孩子喝,说什么“是药三分毒”,何必硬把自己整得像个病人似的?至于我买来的那些口罩,她更是不屑去碰,无论出门买菜,还是去教堂礼拜,她都挺直着腰杆,走得坦然无畏。照看孩子亦然,她压根就没把铺天盖地的非典当成一回事,当然也更没把我的那句“不要外出”的劝告放在心上,不是带孩子去桥头玩耍,就是去小树林散步。尽管对她的诸多做法我都心存不满,但令我欣慰的是她总牢记着给孩子用洗手液洗手,尤其是看到孩子们每天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渐渐地,我也受了婆婆的感染,面对疫情,变得不再惶惶不安了。最后,当倾城的 SARS 终于落荒而逃时,我感觉雾散了,自己如一个走出噩梦的孩子,不觉中,拥有了一份从容与淡定。

## ◎本期话题

时光飞逝,一晃十年。十年前,当时 SARS 汹涌而来,学校放假,商户停业,无处不在的口罩和消毒水像是科幻世界的场景;十年后,又一场疫情出现,禽流感的出现,提醒我们危险从未远去。历经十年,回首往昔,似在昨天。十年前非典倾城时,你在做什么?有哪些经历?有何感怀?

## SARS 记忆

—— ■张蔚华(淮阳)

十年前我正在大学读书,SARS 一下子就来了,形势危急,学校不准我们外出,也不准外面的人进来——我们封校了。

学校给每个寝室都配发了一支温度计,要求早晚各测一次体温,寝室长负责记录,如果有人发烧要立即上报,采取隔离措施。走在校园里,随处都可以嗅到消毒液的气味。

有一天去开水房提水,突然发现茶水变黄了,有一股刺鼻的药味。看了告示才明白,茶水里加入了预防 SARS 的中药。带有中药味的开水我们喝了很长时间,现在回忆起来,嘴里好像还有一股中药味。

封校的时间,所有的集体活动都取消了,每周一场的电影不再放映,电脑室也不开放了。我们的娱乐活动,只剩下锻炼身体和在教室里看电视。打开电视铺天盖地都是有关 SARS 的消息,都是它的最新进展。

电视里是遥远的消息,身边的消息悄悄流传。一位同学耐不住封校的寂寞,翻墙外出,回来便被隔离了;一个寝室有一位同学发烧了,一个寝室的人都被隔离了……

那段时间,我们恐惧着 SARS,我们关心着 SARS,我们测量着体温,我们喝着中药味的开水,我们闻着消毒水味,我们寂寞着——呵,我们过来了。我想这场禽流感也终将过去。只是,我更想在世上人们再也没有对病毒的恐惧。

## 十年前的非典,十年后的震撼

—— ■杨旭华(睢阳区)

十年前,当非典肆虐时,在人口众多的中国,一旦形势失控,后果将不堪设想。不过,后来,随着各级政府的重视,一些具体措施严格执行,非典并不长久,慢慢地就销声匿迹了。但它带给我们的震撼却是长久的,让人无法忘怀。

我那时还在林河集团办公室上班,那时每天都要打扫卫生,喷洒消毒液。回到家,也是把院子里的角角落落都喷上消毒液,一时间,让人感觉好像进了医院,到处是消毒液的味道。

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哥哥打工回来体检的事,他说,麦收前打工回来,要进行一个星期的体检和观察,就住在我们村西北地搭下的棚里,离家只有几步远,却无法回家,只能由嫂子每天送饭。我当时的感觉是,没想到执行得如此严格,全国人民总动员,大战非典,我们一定能取得这场战役的胜利。

## ◆下期话题

### 那些年我们用过的国货

“百雀羚”成为传递友谊的国礼后,官网流量突增,销量翻倍,网友纷纷发微博晒图,掀起了一股老品牌追忆潮。一些曾经淡出人们视线的老品牌,回力、海鸥、永久、蜂花……又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大众对国货的自信、自豪油然而生。你都用过哪些国货?你最喜欢的国货是什么?在“国民怀旧”情结日渐浓郁、老牌国货悄然“回暖”的今天,那些曾经融入你生活中的产品给你留下怎样的记忆?



## 奋战在抗击 SARS 一线

—— ■周明欣(夏邑)

十年前,突如其来的 SARS 凶猛来袭,各级政府从对群众的生命安全负责的高度,迅速行动起来,承担起了组织、领导抗击 SARS 的重任。我作为一名乡镇政府干部,在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和其他干部一道,始终奋战在抗击 SARS 一线。

进入 4 月份,随着北京等地疫情的蔓延,很多在外务工人员开始返乡。为了不使疫情在本地扩散,镇政府组织镇村干部在各交通要道设立卡点,卡点人员日夜坚守在卡点,对返乡人员逐一检查,发现有体温异常者,立即送医院观察治疗。4 月中旬以后,为切实阻断病毒传播,要对返乡人员进行隔离,很多人从外地返回后,不能和家人团聚,而是要在村头的简易帐篷里度过十五天的隔离期。看住这些人不让他们回家,成了镇村干部重要的责任。于是,每一个隔离点附近,都会有一个镇村干部的值班帐篷,日夜有干部驻守,并安排乡村医生每天两次为他们测量体温……

天逐渐热起来了,眼看就要进入“三夏”大忙时节了,我们都很担心疫情会影响“三夏”工作。就在此时,电视上每天公布的各省市新发非典病例的数量逐步减少,很多地方好多天实现了新病例的“零报告”,疫情结束了!虽然几十个日日夜夜我们没有消停过,但值得欣慰的是,我镇没有发现一例非典病例,保障了群众的生命安全。

## 非典那一年,我如风雨飘摇中的树叶

—— ■靳翠菊(虞城)

回想非典那一年,感觉它还没走多远。那时我还在江苏省的一个小城市,刚有几单生意可做,非典汹涌来袭,工地被迫停工,我们这些建材供应商就像一下子被卡住了七寸,毫无反抗之力,只有窝在租住的小房子里坐吃山空,等待一切回复正常。我就更惨了,全部的钱刚刚投入到生意上,还没有回收一点呢,就这样处在无望的等待中,眼看着缴房租、吃饭的钱都成问题。我急火攻心,吃不好睡不好的,就感冒了,还有点发烧。

那时全国各地对非典这样的来势都束手无策,大家都谈“非”色变,感到极度恐慌。这里也不例外,药房里也不卖感冒药了,只要去看感冒,都要到镇中心医院发热门诊去测体温,登记详细地址。我知道自己是普通感冒,但我怕那种刨根

问底的追查,怕那种宁可错诊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大范围诊疗。于是我没敢去看病,自己在床上躺了四天,就是硬着头皮多吃饭,多喝水。就这样四天后,我硬是把感冒熬好了。

十年转眼而过,十年后的今天,禽流感席卷而来,这一次大家都能坦然接受,理智对待了,全国人民都有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正确态度。

## 那些记忆会挥之不去

—— ■宋欣杰(夏邑)

弹指一挥间,已经十年了。但关于 2003 年非典的那些记忆,如同春日里随风起舞的柳絮,缠绕缭绕,总也挥之不去。

非典来袭的那年我在夏邑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工作。记得那天傍晚,下班时所长突然召开全体人员会议。在会上,所长传达了上级关于抗击非典的会议精神及派出所下一步的工作重心转移,并要求民警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除因患病等不可抗拒的原因之外,任何人不得请假、不得外出。虽然先前也从网上浏览过非典之类的新闻,但从所长一脸凝重的表情上让我们一下感到了剑拔弩张,感受到非典将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影响。那一刻,是一场大战之前的空前紧张。

这真是一次残酷的历练,更是一场生死的考验。记得第二天,厚厚的防护服送来了,口罩送来了,看着这些与公安工作似乎不沾边的防护用具,更让民警感到了沉甸甸的压力与责任。那时正是小麦扬花的时候,外出的民工大量返乡,民警不仅要配合村组干部做好疏导工作,还要帮助医务人员做好宣传、设置卡点。更重要的是,为了让一些出现发热症状的患者在医院隔离区内安心治疗,我们所每天都要安排两名民警到医院隔离治疗区进行执勤。身穿厚厚的防护服站在医院执勤点,看着那些同样身着防护服的医生和护士,真的感到危险是那么近。记得有一位患者因为情绪波动,在隔离区大吵大闹,摔东西、骂医生、撵护士,声称不放他出去就自杀。为了稳定病人的情绪,民警与病人几乎如影相随,做他的思想工作,缓解他的思想压力,直至他愿意接受治疗。

可喜的是,由于政府控制疫情得力,抗击非典终于告一段落。如今回想起来,那些防护服,那些口罩,那些村外随处可见的简易帐篷,那些处处关闭的饭店,还有那在医院执勤时的慌乱紧张与义无反顾,总那么清晰地在眼前闪现。“抗非”,那么多难忘的记忆啊!